

她们的立场

女性知识分子现场

夏榆/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她们的倾向



她们的立场 她们的倾向

女性知识分子现场

夏榆/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她者的时代（代序）

这是一次纸上的聚集，是她们的立场、倾向和态度的集合式呈现。

这是她们的现场和声音。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个人视线中的现场，回响在我个人耳畔的声音现在与你们相对。进入新世纪，这个世界出现的一个奇异变化就是她们的出现。那些女性中的杰出者从世界的各处走出来，走向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的前沿。她们被时代的聚光灯照亮，也被自身杰出的光芒所照亮。她们以敏锐、以温柔和知性、以巨大的同情心和人道感观察世界，引领世界。

有人说，21世纪是她者的世纪。这个世纪因为她们的出现将变得和平、温暖而理性。

聚集在这里的是她们中的一部分，是我们相对熟悉的身影和切近的声音。

这是她们思想的现场，话语的现场，也是聆听和倾诉的现场。

之所给她们命名以女性知识分子，意在强调她们知性的身份和智性的心灵。

强调她们对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别的经验、见识和体察。

这也是一次日常化的叙述，虽然她们在自己的书房里，在自己的居所中……在她们与我们相对而视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共同的境遇、共



同的景况——我们身体的境遇和世界的景况。

拒绝高深和晦涩，回避幽暗和偏狭，她们用我们能懂的语言讲述她们的故事。

包括她们对人生的经验和思悟。她们对世界的体察和认识。

现在，让我们打开和进入。

是为序。

夏 榆

2008年1月

目 录

对/话/铁/凝	1
明朗的丰富，复杂的纯净	
“任何状态都能回到灵魂中”	4
作协开启“玫瑰门”	13
幸福是“心喜欢生”	21
对/话/友/友	30
“处处无家处处家”	
漂泊加深了内心的恐惧	31
写作是对我内心的疗治	34
附：杨炼：抽象的游记	35
对/话/蒋/韵	48
“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写作”	
作家的热忱和激情	50
寻找受伤的汉语	52
附：李锐：写作在物质时代的命运	54



对/话/林/白	63
“纸上的自我解救”	
从《枕黄记》开始	65
文坛“三巫”	71
我经受得起任何批评	81
对/话/迟/子/建	88
美丽的忧伤	
感伤的心	89
亲爱的故乡	93
内心的依靠	96
诗意的来源	101
被带走的情感	105
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107
对/话/皮/皮	113
“我在文学的旁边”	
关于激情	116
关于写作	118
关于理想	119

对/话/刘/索/拉	123
“你别无选择”	
公元4000年的传奇	124
蓝调的指引	126
对/话/徐/晓	129
“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活着的理由	132
《今天》的志愿者	134
思想史的失踪者	136
精神的流散	138
对/话/崔/卫/平	141
“我站在一个巨大的裂隙之间”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倾听者	142
双刃的言词之剑	143
文学及个人经验	145
东欧文学、哈维尔与我们共同的底线	146
幸福是一道宽广的风景	148



对/话/陈/文/茜	150
在台湾男人沙文主义政治圈	
冷冽和戏谑的政治生涯	151
作别政治的沉痛和忧患	152
有六只狗，争议一身	154
对/话/陈/鲁/豫	160
“记录消失的历史”	
温柔的聆听	162
缺席的历史	164
电视在小丑的时代	168
《鲁豫有约》的“秘密武器”	170
附：访谈使鲁豫更快乐	175
对/话/刘/海/若	181
“我深怀感恩之心”	
天啊，让我记住吧	183
只要是我的，别人就一定不会抢去	186
感恩与启示	188
附：为了生命而战斗	190

对/话/陈/晓/楠	192
“枪炮的力量是我不能理解的”	
寻访神秘人物	195
特别美，特别恐怖的城市	197
“精确制导”精确吗	199
剩下的都是记者	201
轰炸来临的时候	203

对/话/铁/凝

〔人物档案〕

铁凝：1957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央候补委员、著名作家。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她参与编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获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德国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儿童青年电影中心奖。同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红衣少女》受到好评，获文化部1984年优秀影片奖，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984年创作的《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麦秸垛》获1986—1987年优秀作品奖，1988年之后，创作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

华生：铁凝爱人。1953年生于江苏省扬州市。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朗的丰富，复杂的纯净

我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窗，窗外的窗子静静地看我。

在白夜里我才知道，我看世界时，世界也在看我。

这是铁凝写在她的随笔集《女人的白夜》中的一段话。

1996年12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我去西郊宾馆，在电梯里遇见铁凝。跟她相对而站，没有说话。

我是认得她的。那时的铁凝高高地挽着发髻，面容俏丽，仪态端庄。电梯门开，她侧身而出，消失在宾馆大堂门外的夜色里。那时候我已经知道铁凝，读过她的小说《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很为她的自然和明朗的气质打动。

我第一次做铁凝的访问是在2005年7月，她的长篇小说《笨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应约做铁凝的专访。访问地点安排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的办公室里，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铁凝在中央电视台做完节目匆匆赶到办事处。

第一次面对面做访问，铁凝诚挚、坦率，对任何问题都不回避，不躲闪。

这个傍晚是一个开始。由此走近铁凝的思想，走近她的文学世界和心

灵世界。

这是我第一次与铁凝交流的情景。此后，又分别在铁凝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后与铁凝结婚后采访过铁凝两次。我最喜欢铁凝结婚后的那次采访，铁凝说自己找到一个相依为命的人。



“任何状态都能回到灵魂中”

访问时间：2005年7月18日晚间

访问地点：河北省驻京办事处

这是第一次做铁凝的采访，话题方向是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

对于铁凝，这是一部标志性作品。这部小说从风俗的视角重叙了一个村庄上百年的历史，其中人物众多，各种生活经验都被充分展开，并都有出色的描绘。小说视野开阔，既有重大的历史探询，又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写出了人性的隐痛与人性的温暖互相交织的景象。

《笨花》用45万字写了94个人的群像，没有触目惊心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充满小说的是细碎的生活场景和民俗风情。小说开头西贝家一大排人在那儿吃饭，每个人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介绍。对乡村的景致甚至光线都有精细而温婉的描述，但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乱世——从上世纪民国初年一直到1945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其时，刚刚没了皇帝，政权频繁更迭，异族的入侵，生活在那个乱世的人的境遇和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变异。

“我对得起自己的劳动”

夏 榆：《笨花》写了一个乱世，但是读者无法从这部乱世之书中看到诡谲的历史风云，看不到惊心动魄的时代场景，能看到的是你对一个村庄日常状态的精微缓慢的描写。你拒绝宏大叙事吗？

铁 凝：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是一部关于乱世的小说，但是写乱世风云不是我的本意。我侧重的还是在那段历史背景下的，我心目中的这群中

国人的生活细节。我更着重写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中的逸趣、人情中的大美、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乡村的智慧和教养，还有这群凡人在看似松散的日子中的内心的道德秩序。我在小说里写到了怎么打兔子，怎么摘棉花，怎么铡草……我觉得这些细节中充满着中国人可触可感可闻的生活气息。在日常生活里，在世俗烟火的背后其实有永恒价值的存在。我觉得大多数人，不管生活在哪个世纪，日常平凡的生活还是占据了每个人生活的大部分。

夏 榆：你关注的人物也是所谓“草根人物”，但是你好像有意忽略他们的戏剧性和传奇感。

铁 凝：《笨花》中写了一个当上了中将的农民。最初这个人在家乡靠卖豆腐脑维持生计，没有那么多抱负，眼光也没那么远。因为风云乱世，他当兵了，一路做到了中将。但我欣赏的不是他从农民到将军出人头地的能力，我欣赏的恰恰是他在乱世中的被动性。这种被动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的道德感。

他最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在军界政界升迁，但这个人却选择解甲归田，主动放弃了将军才有资格佩带的狮头刀，回到老家的一个粪厂，拿起了粪勺子。俗话说“乱世出豪杰”，“无毒不丈夫”。按照我们常人的观念，他没有做到他军中该有的位置，可能不算“大丈夫”。但他一个普通人，能够拒绝诱惑，远离违背内心道德秩序的“上升”之路，这是不简单的。促使他做出这些选择的，是人伦的力量赋予他的道德秩序，而不是一些玄而又玄、高不可及的政治主张。你谈到戏剧性和传奇感，好的传奇永远是吸引人的，但《笨花》的注意力不在这里。就像我对主人公向喜一样，我不把他看做是一个英雄，他身上凡人的一面比风云人物的一面更能打动我，也许他和书中的一群中国凡人不过是那段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一个民族的底色。



夏 榆：《笨花》的写作对你的耐力和信心是一次考验吗？这样一部体量厚重的书，它的叙述节奏却是缓慢的，语言风格是温婉细致的，你不担心读者的阅读耐心吗？

铁 凝：在《大浴女》写成以前，《笨花》中那些人物的影子就已经在我心里孕育着。他们都很宝贵，但我当时没有能力来驾驭他们，那么我就先写别的作品。为了这次写作，两年前我就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不停地写提纲，对一些地方必要的多次走访，深入了解乡村生活，研读、重温、查阅、掂量和筛选史料……这些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这段时间里我慢慢地找到了表现他们的契机，我觉得我有能力来写了，就来写。小说写完后有很多地方我不满意，所以写完后放了一段，慢慢改。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是，任何作家都有其局限性，我当然也不例外。对于《笨花》，我是心安的，我对得起自己的劳动，对得起自己的能力，我想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不担心读者的阅读耐心。当然这有一个前提：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必妄想“垄断”所有的读者。

夏 榆：你以前借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中国文学界缺少耐烦的心，你有耐烦的心吗？

铁 凝：我尽力。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人物。此人总是检讨自己，说人类要有大的善，要有怜悯，而自己只能有大的怜悯，小的怜悯却做不到。比如乞丐突然闯进来，他可以给他吃的和穿的，但是不能让他睡自己的床。他反躬自问，我这是真善还是假善呢？他问神父，神父回答他说，你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你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我是否有耐烦之心？我做到了吗？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做到了，随时随地都做到了，但我想到了，我应该是耐烦之心的。

夏 榆：和别的活跃的女作家比，比如海男、林白、陈染，你的个性

和小说看上去更明朗，这种个性的和作品的明朗是来自你的天性还是后天修养？

铁凝：就现在而言，我想你所感受到的明朗，可能更多来自于对生活、对文学的积极的态度。这个来源——人最难说清自己，我告诉你的可能都不准确。就我生活的几十年而言，生活是相对比较平淡的。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我八九岁就被迫寄居在亲戚家，等于是没有父母，当时生活条件非常糟糕，没有红色背景的家庭生活也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些东西是不愉快的。

当时我有一个“鬼祟”的心愿：当作家。我听说当作家需要体验生活，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主动去了农村。在农村我们上顿不接下顿，冬天砸开冰窖取水，耳朵啊手啊到处都是冻疮。工作就是种棉花，也就是《笨花》里写到的种棉花。有一次给棉花打疯杈，我手上起了12个大血泡。我自己有点炫耀似地给人看。这时有一位农村女孩捧着我的手哭起来了，我问你哭什么啊？她说，你们是城里人啊，这些事情本来是我们干的。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想，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干这些活、受这些罪呢？当时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农民，怎么我手上起了12个血泡就是特例呢？后来我再和别人说起种棉花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悲愤，也回避戏剧性的对苦难的渲染。我觉得，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没有必要特别夸张自己的痛苦。相反，我很感谢农村当时的那种环境。我的明朗从哪儿来？我觉得得益于农村的那段生活。

夏榆：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夸大自己所经历的苦痛，对更广大的人群而言，痛苦不是经历而是生活，这样的生活反倒是被忽视的。

铁凝：1995年，我访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时候，那里的人说到南方种棉花的历史，我就很自然地说我也种过棉花。他们问我什么时候种的棉花，我就说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没想到两个美国人就扑上来了，拥抱我抚摩我的后背，说你还种过棉花，仿佛我是一个需要安慰的、受过迫害的人。